

胡煥章 著

湫
溪
吟
稿

咸克家題



胡
煥
章
著

泝
溪
吟
稿

湫溪吟稿

胡焕章 著

万县日报印刷厂印刷

开本:787×1092 1/32 印张:6

工本费:3.80 元

准印证:万市文出(1993)字第 070 号

作者简介

胡焕章，男，广东省五华县人，一九二五年生，重庆大学中文系毕业。曾任四川省奉节师范学校副校长、奉节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、奉节县文协理事长。现为中华诗词学会会员、四川省诗词学会理事。著作有《三峡诗文选》、《杜甫夔州吟》、《爱国诗歌选》、《少年英雄辛弃疾》、《湫溪吟稿》及散文等。



作者像

1990年摄



1991 年撮

天下雄關第一樓
登臨獨
越海風秋祖龍
兵馬遠
備昭香輝台
勝土丘海城
尚同辟寇史
門增穩記
痕仇結之敵
國今安在
修我長城未
可休

九八六年登山海關

胡煥章



作者手迹之一

白雲山上浪雲墨白北風
小狂海急雨龍川
東望唐浪拍空須臾雷
電過空第一虹橋臥破
浪下長江征帆又遠航

一九九二年夏月觀雨
調定不著落無常

胡公年

钟序

胡君焕章，将以其诗集《湫溪吟稿》就梓，属余为之序。余读其诗而知其为人。昔人有言：「处士少江山之助。」谓其足不出于闾里，一丘一壑，究~~渺~~浩荡胸怀，而离群索居，复罕泛交于黎民与之共其饥溺。故诗人者，必有二幸：一为江山之助，一为黎庶之亲。二者亦今所云爱国爱民思想之根源，又诗才诗艺之恃育者也。胡君固已兼具。盖其平生，几经战乱，游踪广，生活面较宽，且长期栖止于长江三峡地区，与诗城夔州固结难解。故其诗怀旷放，有似大野长空，而诗情激越，则如峡江浪涌。观其中学时代即有「巍巍登此山，昆仑如在抱」（《登天堂山》）、「江海怒潮和月啸，乘风端欲挽狂澜」（《感愤》）、「神州极目几人在，转地回天看此行」（《闻毛主席

赴重庆》、「捧日有心终可抱，御风何处不能行」（《游宴越秀楼留别》）、「等闲别却珠江水，犹是飞天渡海心」（《别广州》）等豪言。其后则有「雄飞宇宙途方远，奋翮应争第一流」（《送友人参加科学大会》）、「纷纷敌国今安在，修我长城未可休」（《登山海关城楼》）、「今日纵谈强国事，万端仍赖育才成」（《访庐山白鹿洞书院》）、「万方充货食，百姓少饥寒」（《感事二首》）以及「回首成都天万里，千山船影下巴东」（《即兴》）等有关抒发个人怀抱，关心祖国命运，歌颂改革开放及壮丽河山诸佳句。他如《金陵曲》、《咏史》、《读关山月》（江南塞北天边雁图》、《江城子·中秋望月有怀》、《瞿塘峡射靶歌》、《赞白杨树》等，类皆溢气盆涌之作，颇有关于治安之策及为人之道。君以教育家兼为人民代表，培材树德，颂时忧事，一发于诗。处山水之间而不因山水溺其情，继古人之轨又不为古人限其步，老将至

而诗益进，身虽退而志犹坚，此其为人作诗之大端也。

余与君初未谋面，始于《岷峨诗稿》中见其《寡妇村行》而异之。寡妇村者，东南沿海之一渔村。其诗叙男主人于四十年前被迫去台，四十年后渡海还乡，已「颜同古柏髯如戟」。幼儿始识生父之面，老妻差喜破镜之圆，然扼于彼方期限，又不得不再行诀别。胡君悲其事作《寡妇村行》。则前此数十年吾华国运之迍邅，人民之痛苦，今之两岸「三通」之切望，国家统一之群求，一代民情史实，于此足以观之矣。其后诗信往来，时有切磋。去夏盛暑，余参加三峡水利建设考察团至奉节，先有函约，至是始得晤对。观其风仪，与意中所想像者仿佛，盖心性相通，虽千里之隔而早如覩面也。君偕余往觅蜀甘皇后墓，又指点山川，为作《水经》导说；而对三峡工程之民意，亦多所反映。语及夔州（奉节），余谓自李白、杜

甫、刘禹锡、陆游以来，古今诗人过此者无不作诗，以今例衡之，称奉节为「诗城」当无愧也。君赓其言。嗣余有和杜甫《秋兴》诗寄君乞正，君观至「庾信江关易白头」句而慨然。盖君住峡中，盟山誓水，数十年不易其操，国运昌隆，山川多丽，当时年少，今则垂垂老矣，能无枵触？

君尝论诗词改革，主张「格调须高，立意须新，言之有物，以情感人，且宜力求通俗畅达，使广大读者能基本读懂，方能起到应有作用。否则，终难有所改进。」其论如此，其行亦果。读其《金陵曲》、《别兄词》、《浣溪农乐行》、《杜甫歌纪事》、《白帝城诗会》、《寡妇村行》等长篇叙事诗，莫不情意深至而语言平易，颇得乐天之法也。

余前已言，诗人必有二幸，今以胡君观之，则应更进一辞：诗

人复有二本，一曰事亲孝，一曰读书勤。世未有冷漠甚且刻毒其亲而能忠于国、爱于民、成于诗者；亦未有不好读书，闇于义理，俭于故实而能挥洒山川，文采斐然者。余读君所作怀念亲人之诗文及研究杜甫夔州诗之论著而益信。孝思不匮，书证特多，君诗有成，此为根荄。

昔柳子厚有愚溪诗传世，今胡君则与湫溪相得益彰。湫溪，余前未知其地，亦未能饮其一瓢水。然读君诗集则如履于其岸，其视清清，酌于吾口，其味醴醴。读其诗而思其人、念其地，尤不能无眷眷也。是为序。

甲戌正月初五日钟树梁于成都大学

自序

我的故乡泷溪，是一个美丽的山村。那条绕村而过的泷溪，灌沃着两岸农田，哺育着生息于斯的人们。我就是喝那条溪水长大的。故乡的文风颇盛，我自幼就受到这种风气的熏陶。四五岁时母亲便教唱儿歌和《木兰诗》片断；稍长爱听大人们讲古，他们往往出口成章，或对联，或诗歌，我听得津津有味，连我做木匠的父亲，也常讲我们客家大才子清代诗人宋湘的故事，同时还教我读《千家诗》。进入少年时期，正是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略我国的时期。那时，乡中有三个傀儡戏团，他们演出的节目多而且精。我很爱看戏，对那些宣传抗日救国的五句落板和扣人心弦的乐曲，特别入迷。这些都对我爱诗，学诗，起过潜移默化的作用。

我真正学诗，是高小毕业后专读文科那年开始的。陈丽春先生除教古文及诗选外，还教了平仄音韵和「一三五不论，二四六分明」等做诗的常识。有时便命题练习，我记得学做的第一首七绝是《感时》：「倭奴侵占几时休，大好河山日夜浮。抗战同胞齐努力，杀尽日寇始无忧」。读初中时，在徐芳铭先生指导下组织过诗社，还写过一篇《难妇行》，发表在《五华三中校刊》上。那是写汕头沦陷后，目睹许多妇人拖儿带女逃难到我们家乡的悲惨景象的，这是我写长篇叙事诗的尝试，可惜散失了。

后来，在漫长的人生旅程中，所接触的师友，很多是诗人词客，在他们的影响和鼓励下，自己也就不断地写了起来。有个时期甚至到了着魔的程度，走路、做梦都在做诗，特别是有二三诗友相互唱和的时候。只愧自己学植鄙陋，这支秃笔不能得之于心，应之于手，

所以常是眼高手低，写不出什么像样的作品。而长期以来，旧体命运，不绝如缕，纵有所作，也难有发表的机会。

八十年代末，中华诗词学会的成立，似乎是中国传统诗词「中兴」的标志。中华大地，诗社林立，有如雨后春笋；而诗人之多，作品之富，可谓极一时之盛，我的拙作也得以在一些报刊上发表。于是，有的朋友便希望我能出书，自己也想从回顾雪泥鸿爪之中，继续探索生活真谛和诗词艺术。兹就回忆所得，按时间顺序，筛编成这个集子，以就教于海内诗友。对于学生时代那些提笔四顾，毫无拘束，随意挥洒的「少作」，虽觉幼稚，却惜其天真无邪，故也保留了少许。用前人的话来说就是：由它去吧！

出书就得取个书名，我这集子取个什么名字好？颇费点儿周折。想起中国古今的学问家、艺术家、诗家，大抵都有书斋，并且

有个文雅而与众不同的斋名，如赵之谦的「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鹤斋」，梁启超的「饮冰室」等，这斋名往往也就成了其本人著作的书名。我平生虽好读书，也拥有一个兼作卧室的书斋，然而却不是什么「家」，所以从未认真取过什么斋名。有一回分到一套新宅，高兴之余写过一篇小文，说自己如何知足，并讽刺那些贪得无厌之人，命题曰《夔州知足楼记》，取古训知足常乐之意。这样，似可堂而皇之地将「知足楼」定为自己的斋名，那么如今这集子不就可以顺理成章地叫「知足楼诗集」之类了吗？不料，其时我的孩子们都说这斋名不好，只安于现状，不追求进取，于事业无益。经他们这么一说，我觉得有某些道理，也就放弃了这个主意。

现在，又想起了故乡派溪，改革汗放以来，山村面貌，日新月异。俗语云，树高千丈，叶落归根。我爱恋故乡，一如爱恋祖国，